

程乡县志

程志远 王洁玉 整理
林子雄 谢维怀

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出版

1993年

序

梅县，古称程乡，系因南齐乡贤程旻而名*。程乡修志，始于明代，惜《明志》久佚，故此〔康熙〕《程乡县志》为现存最早之梅县志书。又因该志流落日本，国内无藏本，已难以得见。今程志远、谢维怀（梅县剑英图书馆）、王洁玉、林子雄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）等同人，继去年〔乾隆〕《嘉应州志》面世后，又将这部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之孤本整理出版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。由此，程乡古风，展卷获览，于关心梅县人士当系喜见乐闻之一大好事也。

梅县乃吾之故乡，虽离开几近四十年，但心怀桑梓，泉井情深，乡音无改，未曾或忘；今吾邑乘改革开放之春风，展翅腾飞，更令人心振奋，举世瞩目。

梅县地属客家。历史上，客家先民留下丰

* 程氏“性嗜书，恬于荣达，素以忠信结人，人服其行谊。”（《程乡县志·程旻传》）

富多采之文化遗产，有待我们去发掘和利用。《程乡县志》作为《客家文献丛刊》之一，是初步努力取得之成果，尚期望致力于客家学研究者再接再厉，探索进取，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。

黄俊贵

一九九三年岁次癸酉春节于广州

整理者的话

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。而客家文化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。她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良，影响深远。客家先民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富、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。《程乡县志》是其中之一。

《程乡县志》系自明代嘉靖辛丑岁（1541年）知县陈应奎、教谕赖存业纂修以来，五易其稿，至清代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知县刘广聪编修的刻本。此刻本，中国已经绝版，世界仅存一部，今存日本东洋文库。

《程乡县志》全书分为8卷，其卷序为：舆地志、规制志、版籍志、秩祀志、官守志、人物志、艺文志、杂志；其中分为57个分目，20多万字。

《程乡县志》的编成，几经波折，有段不平凡的经历：此志书自明代嘉靖辛丑岁（1541年）知县陈应奎、教谕赖存业纂修以后，至清

代顺治辛卯岁（1651年）知县葛三阳、邑人李士淳（二何）续编成书，“但查所载与近来条例殊多未合”。至康熙壬子岁（1672年）县令王仕云续修，“越三年而海逆突据程邑，库吏黄梦奎利库藏所有故火自焚，灾及志版”。戊午岁（1678年）县令王吉人，“虽经补刻，而义例犹未划一”。但也失传了。只留下五篇“序言”。直到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仲秋，才由知县刘广聪编修成今藏日本唯一刻本。

而今，我们图书馆同仁，遵循“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很有意义”宗旨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标点、整理成此书，今还原付梓，重归故乡。她，对研究程乡（梅县）、嘉应（梅州）客家的历史、沿革、分野、气候、封域、山川、物产、风俗、水利、学校、古迹、户口、田赋、役法、名宦、乡贤、官司、营守、科职、艺文、人物、灾祥等，颇有参考价值。

《程乡县志》刊行，承蒙旅港贤达邱新、李乃英、何冬青、李信章、余国春、吴炳连、吴锦华、林文昌、孙城曾、陈泰元、黄炯昌、曾广淼、曾宪梓、刘宇新、刘锦庆、谢英榛、罗

焕昌诸先生，以及梅县县委、县政府何正拔书记、黄开龙县长等领导重视、关心、支持；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、研究员、客座教授黄俊贵，为此书撰写“新序”，梅翁、晨风两先生作封面题签、设计，并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出版；印刷厂认真排印，使《程乡县志》更为完善。特此，对各位贤达、领导、先生、女士，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！

我们来自南北，语言不同，是抱着珍惜、爱护、发展、弘扬客家文化的目的，去搜集、整理客家文献的。由于水平有限，不妥之处，定然存在，恳望有识之士，赐教宝贵意见，敬表谢意！

程志远 王洁玉

林子雄 谢维怀

一九九三年冬于羊城·梅州

程乡县志序

唐虞三代之治，考信于诗书而不谬。至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因鲁史而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，以定万世之大经大法。自封建废而郡县兴，则朝廷有史，郡县有志，由来尚矣。史官所载，如礼乐、兵刑、历律、食货、五行、地理、百官、艺文之类。因革损益，是非劝戒，随时之宜，合于公论。文有其质则称良史。维志亦然。星分壤错，以辨方域。设险弛禁，以致富强。出政之地，所以临民兴教之宫，所以造士。生齿何以蕃庶，赋役何以均平。有祀典以崇德报功，有宦迹以经文纬武。至于隐居行义，潜跃亨贞，忠孝节烈，文章彪炳，以及二氏之源流，庶徵之休咎，总贵于条分缕析，纲举目张，存信存疑，各得其所。善乎，程乡县云新志也。首輿地，则建置、沿革、山川、风物，无不详焉。次规制，则城池、衙署、学校、古迹无不备焉。次版籍，则丁徭、田赋之则数

列焉。次秩祀，则圣贤神鬼之祭享隆焉。次则官守，而长吏流銓、儒纓、弁冕、宦游之名迹具存。次则人物，而辟召科目，孝悌、力田、列女之志行咸著。艺文又次之。诗歌古文，辞之英华，博雅可观也。杂志又次之。仙释，诸不经之顺逆妖祥可识也。是志也。程令刘君服官之始，值今上重熙累洽，复唐虞三代之盛治，乃徵天下輿图，大修一统志。刘君于是亦奉宪檄，纂修邑乘，缺者补之，讹者正之，繁芜者删削之。彬彬乎遂成不刊之书矣。余来守潮半载，刘君力乞养亲。得予告今解绶而归，以志来请序。余阅而善之。刘君，虽未竟其设施，而其所以兴利除害，劝善惩恶之意，悉寓于志中。后之令兹土者，鉴而行之，顺輿情以定民志。庶几移风易俗，不同于庸吏之所为。余将有厚望矣。

时

康熙三十年秋七月潮州府

知府武定李钟麟撰

程乡县志序

今天子声教四讖，中外宾服。爰命廷臣，图山川形胜，修一统志，直省郡邑，亦各修志书，以备参考，诚钜典也。夫以九有之幅员条分之，而成省郡，以省郡之罗置更缕析之，而成邑。天下者，一邑之积也。邑志盍可忽乎哉。聪以丁卯筮仕程邑。莅任之初，适逢修志盛举，聪惟志者一邑之掌故，指利弊以资兴革，昭是非以寓劝惩，盍与春秋国史相表里焉。非若世之家乘传记，止成为一家言已也。是故，事贵核而词贵简。核取其微，简取其严，去伪存真，以绝附会。循名考实，以示信从，乃修志之大端也。阅旧志，刊於康熙戊午，为前令王吉人补修。但前志板灾于火。编辑旧本，不无论列失次之憾。且即戊午距今已十余年矣。吾闻风俗与时移易，乌知今不异乎？昔所云也。爰与邑绅士，勤讲求，广咨諏，凡夫天时地利之盈虚，城郭衙署之兴废，官职正杂之去留，户口

田賦之消長，祀典祈報之等差，以迄賢豪哲士之坊表，孝子忠臣之志行，貞媛烈女之姓名，仙迹禪宗之顛末，莫不考核詳確。以折衷於實有足據之處，務使一邑之文獻，傳信而不滋疑。庶几百代之章程，鑑前即以善後矣乎！然則是志也，雖為一邑之紀載，而遠以資太史之問俗，上以備聖明之省方。亦曰：卷石畢登而泰山高，尺澤不遺而滄海深焉云爾。若夫三長抱愧，固陋貽訛，聰非不自知也。庶以俟文學之君子。

時

康熙庚午仲秋知程乡县事梁邹刘广聪撰

程乡县前志序

今天子御极之十有二年，礼度昭明，政教修举，同文之治，遍洽区夏所为。备陈风纳賈者，载在职方，罔不遐迹，兼该盈金匱而克石渠矣。乃从阁臣请命司徒秩宗，博采方州輿志，欲使侯甸要荒，一切山川，风土民物，犁然灿著。俾九有之。形胜习俗，得以洞彻。

宸居于是宣布，十五国中，各以其郡邑纪载，详加纂辑，编汇成书。上进以佐輶轩之不逮，维时奉行者，靡不殫精剔励思，各以其职守封域事宜，仰称上旨，是兹志一举。将以备一代文献之徵，而非泛然从事可知也。百越，古称日南，山海甲宇内。潮，尤越之名郡，属邑之素著者，程乡其巨擘焉。名以人系原委，彰彰较列矣。若夫上应列宿，下联区域，以至山川融结，建置率循井里之绵延，风俗之庞杂，散而都鄙，细及津梁与人物之代兴，仕宦之迭遘，随时际会，缘世因革，昔之不能尽合乎今，亦揆夫今之可推于后，盖亦世代不必其相沿而

未始不相需者，此程志之大观也。长令王君仕云，以淹雅博治之才，当盘错毕举之地，政治闲于迎刃，文学茂以渊通，任斯修纂盛事。其于心之所周，目之所寓，咸能大小条贯，纤巨缕晰，酌古准今，期称厥举。志中事迹，其有略者，则详之，诞者必实之，遗则补之葺之，闕则删之核之。故能稽诸往帙，参以闻人，要使可质于今，可传于后，一如信史焉。乃称快，自是经历时日，纂修告成，且以斫之梨枣。予因校士韩江，返棹梅溪，随出所志，请序于余。余思太史观风鉴俗，禹贡成赋则壤大端，不外夫志之所存兹举也。既重以天语之采询，而取事者，娓娓朝夕，且又身经践履，必能以不昧所知与不悖乎！今昔之咸宜者，期于无负，为天子作一方民牧之寄焉，斯可矣。而其间，详确简易，晰于古而著于今，徵诸文而体诸质，不雕不靡，无毁无誉。异日者，太史采风而献，即以备一邑之史，又何议焉。予不敏，幸叨文献之末，爰喜观厥成，而为之弁言于首。

时

康熙十二年癸丑赐进士第提督广东通省学政按察使司僉事迟煊撰

程乡县前志序

伊古之治，易结绳以书契，而史斯作，迨其季也。罢侯置守，史废而志兴。夫志也者，仰稽乾象，俯表坤舆，中绾人弦，而三极之道备。损益互因，可以观时，纪纲迭运，可以观政，嫩丑并形，可以观俗，经纬交错，可以观化，笔削成章，可以观变，而六籍之用。昭是故，铨其实，而无所靡于文焉之谓质，综其事而无所眩其真焉之谓核，抵诸理而无所徇乎私焉之谓贞，是故戾实者诞，炫词者夸，褻舛者陋，志岂可易言哉。昔者圣人之赞六籍，明王道也。经世轨物，万代攸崇。凡以成夫庖牺唐虞夏殷之志焉耳。说者谓经载道史记事，是辨而二之也。夫志，史之流也。史记事而道寓焉。六经载道之文，而事该焉。虽谓之志可也。后之作者，诞耶？夸耶？陋耶？吾无取尔矣。周礼外史，掌四方之志。今之郡邑志，固外史也。明兴百八十余年，理道熙洽，人文盖彬彬焉。

四方有一统志，列省有通志，而吾潮又有郡志，昭往信来，曷乎邈矣。程为潮属邑，山川毓灵，代有英猷，乃故志残逸而无以徵也。三山陈君应奎来尹慨焉。政通人和，爰属学谕赖君存业纂修之。上以奉督府半洲蔡公之檄，中以承督学默泉吴公，兵宪见川雍公，郡守少东龚公之命，胥赞成焉者也。志成，使来请序。吾观之，犁然其文质矣，确然其事核矣，秩然其象贞矣。夫信而传也，其可哉。是故，图之舆地，以辨方也。陈之规矩，以昭政也。纪之版籍，以重本也。列之官守，以树牧也。作之人物，以章才也。汇之词翰，以徵训也。通之杂志，以尽变也。是故，方辨而民居可奠矣。政昭而民泽可究矣。本重而民生可厚矣。牧树而民志可一矣。才章而民行可兴矣。训徵变尽而民治可恒矣。是志也。畅于化理，达于邦国，订而治之，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，岂徒耀观也与哉。故曰，可以信而传矣。

明嘉靖二十年翰林院检讨揭阳薛侨撰

程乡县前志序

志者，史之遗也。史载天下之事，惟馆阁得其详。志登一方之言，惟守牧得其实。虽散见于郡县者，非若天禄、石渠、丝纶、制诰，动成国典。然观乎天文，以察地理，则形胜土宜可辨也。考之建置，以核兴废，则治乱得失可知也。稽之版籍，以定田赋，则务本力末可别也。有学校而乡举里选之法备，有祀典而崇德报功之礼大，有官守而吏治污隆之论定，有人物而礼义廉耻之风立，有艺文杂志而轩冕山林庶徵休咎之义尽，一道德同风俗，以致天下于大顺。志与史岂有二哉！王君天与令程二年，留心民瘼，修举废坠，秩秩有章。因念前志被毁，博采旧闻，参订同异，书成。问序于余。余曰：美哉！史之遗也。程在万山之中，封域形势犹故也。何以纪变者，十有七设险以守扼，塞固有在与。志曰：弗守则衅，弗豫则忘，豫之义大矣哉！佃牧之地少，灌莽之区多，风土

犹故也。昔者，服耕外，无别业，种山辟莱，采薪负刍，蓬跣往来，道逢则叉手，道故。何以豪猾日滋，视公庭如党塾，甚且走险不择。哀此下民，谁厉之阶？月吉，读法，禁于未然。君子有忧思焉。弦诵犹故也。程处士之遗风，何以旷百而一！遇濂溪，考亭祀典徒存耳。日月者，天心之良知。良知者，人心之日月。既有此内美，又重之以修，能渺渺予怀矣。丁田犹故也。粮不满万，为潮之中，邑何以派徵，并于三阳。两税之外，逾于正供。公旬之役，岁需万人，哀、鸿、竭、泽贤，有司未尝不蒿目，时艰而壅于上闻，惟付之咨嗟太息而已。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越安得不霸哉。兵制犹故也。何以为纸上之兜鍪，或谓行伍之弱，甚于乡练，人自为卫，寓兵于农，又虑其先乱而后治。凡此者，皆修志之微意，而或寓之于纲，或见之于目甚矣。志之有似于史也。抑王君常官中翰矣。出入彤庭，多识掌故，天下事，如烛照数计，岂仅一方之言哉！

时

康熙十九年赐进士第潮州府通判孙录撰

程乡县前志序

郡邑有志，犹天府有籍。邑长擅一邑之令，户口登耗，政事得失，人才风俗，咸握机焉。语有之，不习为吏。视已成事则志固。牧民者之衡鉴，诂不重与。余奉命牧程，兢兢惧弗克胜任，故百务未遑，惟搜简故，以补余不逮。及披阅前志，则版籍残缺，存亡相半，诂其故于职守，具言前志之修，在于康熙十一年，董其事者为前令望如王公。越次年，有潮变，大师驻程，志版多失。署令时公，继而葺之，藏其版于县库之右。越一年，而海逆突据程邑。逆吏黄梦奎，利库藏所有，故火自焚以掩众论。遂又灾及志版。夫先代故实，备载诸志。若竟荒略毁失，则后之吏兹土者，奚所折衷。而因俗敷化，为百姓谋鞠育乎。爰咨绅士，广搜旧本，宜去宜增，务循名核实，求可信从。余不敏，置诸座右，时一翻省，因得以稽，俗尚程土，宜明法戒，谨封守以仰副圣天子命吏拊循